

忆当年

60余年读书情

王妙瑞

一次文学聚会,我和4个文友,回忆起60多年前读第一本书的往事。

在东北农场插队落户的殷博义,一天经过农场的中学图书室窗外,发现地上有一本缺少书皮的破书,看了前言方知书名叫《哲学概论》。他捡起了这本旧书到宿舍学习。别人打牌唠嗑,他只顾埋头自学,后来获得了一个高考预备名额,并考进了大学。毕业后被分配到伊春小兴安岭工作,七年后他调到哈尔滨参与筹建亚太规模最大的面粉厂,担任了分管技术的第一副厂长。老殷感慨地说自己是靠一本破书,翻新了未来的人生。

也在北大荒“修理地球”的陶建新,靠一套书改变了人生走向。20世纪70年代他回上海探亲,走进衡山路新华书店,叶永烈的作品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吸引了他,14元的书价让他犹豫再三,最终还是买下带回了农场。冬天即使暖气时而断供,居室墙上结满了霜,他仍坚持阅读。叶永烈的作品充实了他的知识储备,他后来考上了大学。回沪时他随身带回11只箱子,其中10箱是书籍,1箱是读书时获得的荣誉证书。老陶说虽然我不是金钱富翁,却是精神富翁。有书相伴人生,夫复何求?

新上海人林建明老家在安徽程家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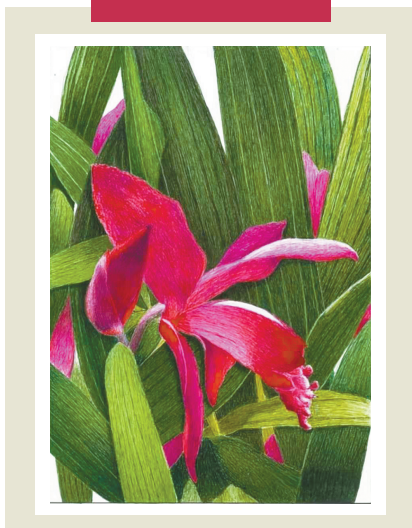
农村。1986年《青年佳作》发表了史铁生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小说。小林特地到铜陵市长江路新华书店,花了1元6角买了一本。初中毕业他来到上海打工,随身带着这本有心仪偶像的期刊,有空就读书和练笔,10年间写出了近千篇散文,其中100多篇发表在省市级报刊上。他的第一本散文集《走出村庄的人》,202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前些年他加入了安徽省作协,而自己地处上海青浦的民营企业发展良好。老林说一本书带给自己“三个家”:作家、企业家和幸福之家。

毕业于晋元中学的钱坤忠,牢记老校长郑逸梅60多年前说的话:“读未见的书,如得良友;读已读的书,如遇故人。”当年他在学校附近的武宁路新华书店,买了杨朔的散文集《雪浪花》,然后在家里的阁楼上搁一块小木板当书架,开始了课外第一本书的阅读。高中毕业他考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,著名英语教授董乐山是上海人,他的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是国内高校的译作范文版。钱坤忠敬佩董教授,利用老乡优势常向他求教,并收藏了董教授几十本翻译作品,还常去北京王府井东风市场旧书店淘英语原版旧书,《Brighter English》是其中的一本,首篇是毛姆写的《午餐》。由于长期

阅读中英版本名著,老钱的文学创作形成了自己的特点,去年80高龄的他加入了市作家协会。

56年前我服役的部队在重庆,也是红岩故事发生地,我在学生时代看的第一本书就是《红岩》。当年连队临时驻扎在南岸区的红卫纺织厂,恰巧是江姐工作过的地方。“红岩印记”成为激励我在军营淬炼的动力,一年后加入了党组织,入党宣誓在该厂举行。在部队我重视读书,千里野营住宿在老乡家,在煤油灯下阅读。曾写过《十年收获一箱书》的文章,刊登在晚报读书乐专版。2021年7月建党百年,我获得一枚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8月上海书展开幕,我怀揣纪念章走进书展,感谢好书陪我一路成长。

书香清淡而绵长,恋书之情依然在。当年晨起阅读的“朝阳人”,现在是夜读的“夕阳人”。人生路上有书,就像有一盏灯,一直照亮我们走的路。



大花杓兰
(彩色钢笔画) 陆锡民 作

忆往昔

那一缕尘烟

孙厚璞

每当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金龙鱼油广告的片头,一位农民面带丰收的喜悦,我就会想起自己小时候,在外公家和几个玩伴一起,在花生地里烧花生吃的情景。

一天,日头已架在树梢,沃野苍茫,特别诱人。我和几个玩伴收起陀螺,勾肩搭背,蹦蹦跳跳,向田间走去。看飞鸟归巢,看小蜜蜂、小蝴蝶在棉花地里的密叶上起落。不知那尚未变黄的绿色棉叶是否仍散发出甜甜的香气,吸引小蜂蝶迟迟不肯离去?

村边一个水塘蹲下,捧水洗去嘴边上的黑灰,再用两个衣袖在嘴上左右一拉,起身一溜小跑,各自回家……

儿时往事,有些记忆是刻在脑海里抹不掉的。我这个年逾九旬的老顽童,每当忆起,就会禁不住脸上的皱纹一挤,在笑意中重温一次。

老有所乐

乐在“折扇”中

伦丰和

但凡遇到酷暑,上了岁数的人常常苦不堪言。虽然房里都装着空调,可蜷缩在沙发上随随便便打个小盹,都会因贪凉过头,引起呼吸道感染,鼻涕眼泪抹了一把又一把。不怕人笑话,我这身老骨头被折腾得一听人说“吹空调”就紧张。

我特别羡慕我的那几位书画界的朋友,他们似乎对暑热的反应几近“麻木”。偏偏他们是天大热,人大干,依然不辍丹青,濡墨依旧。夏之热是天时所致,洒向人间都是热,童叟无欺。然而,由于人的体质各有强弱,抵抗力也不尽相同,酷暑在人身产生的影响也就大相径庭。我于是常常心生异念,到哪找一个“偶像”,学他那样在“烈日炎炎似火烧”的季节内心沉静。猛然间,我想到了管兄。管兄者,沪上管继平也,人们口中的“作家中的书法家,书法家中的作家”。

二十多年前的夏天,告诉他我要去澳大利亚探望女儿,管继平特地送了我一把他自画自题的折扇,扇面的三分之

一地方,他用写意手法画了一丛芭蕉叶,墨色厚重,枯湿相宜。反面是一行遒劲夺目的行体:“难寻旧时一窗月,不悔少年半榻书。”这两句是他的新著《一窗明月半床书》里的一副对联,他知道我喜欢此句,故而题在扇面上赠我的吧。那刻,他嘴贴在我耳边轻声说:“澳洲炎热时,用它兴许能扇出一点味道,扇坏了就损掉。”“我哪舍得把它丢掉?”记得那天坐在飞机上,许是飞机的制冷系统有点失灵,我感觉有些燥热,从随身挎包里拿出折扇,时不时对着两边脸颊轻轻摇着、晃着,瞧着扇上的画、扇上的字,想着制作这扇的人,我居然把航空椅当床,一觉睡到了悉尼。

书画家绘制的折扇,本人收藏近三十柄。今年暑日,我每日随机挑选一把,“哗啦”一挥,扇面上的山啊水啊豁然开朗、花啊草啊撩人心房、鱼啊鸟啊令人神往,真是打开折扇,就满目清凉。待轻轻摇臂膀,嘴里哼着西皮、二黄,端起案几上小盅功夫茶,仰脖一口,丝丝香流入腹,立马神闲气定。小小折扇产生了巨大的化学反应,成了一堵防暑隔热墙。

南海

有一种声音,它像夏天的微风,吹拂着我的心弦;它像山涧的清泉,滋润着我的灵魂。这就是雨声,这就是大自然的旋律,这就是生命的呼唤。直到现在为止,我总觉得听雨比看雨开心。

我喜欢听雨。

小时候,春夏秋冬的雨声我都喜欢听。那可不是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在散文《海燕》中“来得再猛烈些吧”的暴风雨。说实话,真正猛烈的暴风雨我也很害怕。记得小时候家里清贫,一家四口挤在仅有的一间半破房内,每临台风或稍微大一点的风雨,一家人半夜就要起来四处忙活,将锅碗瓢盆都“动员”起来接水,因为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。但对一般的雨而言,我竟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。有时当听见屋顶上、“明瓦”(屋顶上一个不太大的固定天窗)上和门窗上叮叮咚咚响起雨声时,我的小脑瓜里常常盘算着今天可否让家长向老师请假的美事,当然决定权在于一言九鼎的父亲那里,见父亲犹豫不决时,我就故意用手捂着肚子……如此这般的“小把戏”有时立马起作用,竟然瞒天过海把父亲蒙骗了,躲学很快宣告成功!

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改善,我似乎更加喜欢听雨。因为在雨中,我可以放下心中的烦恼,让思绪随着雨的节奏飞翔。仔细想想,其实雨声是不同的。

家乡崇明岛的雨,先是沙沙的,继而哗哗的,雨点打在芦苇上,芦苇便低了头,显出很驯良的样子。岛上的雨总是带着咸腥气,夹杂着江风。农人们不以为意,仍旧弓着背在田里劳作,雨水顺着斗笠和蓑衣边缘淌下,在泥土上砸出一个个小坑。

昔日服役所在地旅顺军港的雨却是另一种脾气。那里的雨来得急,去得也快,豆大的雨点砸在军舰的铁甲上,叮叮当当,如同擂鼓。水兵们早已习惯,任凭雨水在帽檐上汇成细流,依旧挺立如松。雨中的军港肃穆而沉默,只有海浪拍打码头的声音,与雨声混在一处,分不清彼此。

转业至今居住地在上海黄浦江畔,这里的雨最是缠绵。先是雾一般的雨丝,轻轻柔柔地笼罩着外滩的万国建筑,将那些花岗岩的轮廓晕染得模糊了。渐渐地,雷声伴着雨声,在黄浦江上空炸裂,倾盆大雨打在水面上,激起无数细小的水花。江上的轮船拉响汽笛,声音穿过雨幕,显得格外沉闷。行人匆匆撑起伞来,黑压压的一片。

雨本是无情物,偏是听雨的人,总爱生出许多感慨来。雨水冲刷着记忆,将往事泡得发白,最终只剩下几个零星的片段,在脑海中浮沉。听雨,是一种心灵的洗涤,是一种生活的感悟。在雨声中,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平静,找到生活的诗意与韵味。每一场雨都是一次生命的礼赞,每一滴雨声都是一次与心灵的对话。在雨声中,我找到了自己,找到了生活。

闲暇时光

听雨